



郊居遺稿卷之九

宣城

沈懋學君典

著

溫陵

何喬遠穉孝

校

姪

沈有嚴

沈有容

男

沈有則

輯

尺牘

復查毅齋觀察

王生來辱手札初還酬應頗冗未及裁候乃惠

翰再頒感藉無已卧病敬亭慨增風木淒然雲  
鳥何意塵勞顧親朋左視相踵應接未遑溽暑  
且勞遂兼病肺因潛歸小寓就醫師而人復知  
又漸多過從晚理雙棹將避迹郊居耳君子之  
學闇然日章蓋從簡淡入也即不顯篤恭無聲  
無臭亦不過簡淡之至寧有所加顧簡淡以為  
已之心言非徒擇此簡淡之迹倘心非簡淡即  
勢利紛華絕不相近亦山中之煩瑣濃艷人也  
且以為已而必欲離此世情恐終非千聖經論  
之旨第吾輩執之未固慮其嘿制潛移又不可  
不知所擇耳君子以天下國家為心當嘿運之  
機潛培善類名不必已有也際此時勢言者  
脩不必更立門戶恣虛譚以滋時弊蓋今之學  
可謂大明而論此學可謂太巧盛明必有大晦  
異巧必有奇窮此消息盈虛之數握機者知之  
不令其明而晦巧而窮斯得之矣若因此忌諱  
豈自成自道之學哉門下存實心敦實行足挽  
頹風可消妬口幸更以此成就後學斯文幸

甚天下幸甚倅旋草草附謝兼布腹心伏幾  
財答

復屠長卿明府

不佞幸得與足下同第嘗過從言則願吾兄弟  
輩無負所學無負君親頃者諸君建言而鄒  
子一疏過于激切即氣未平識未甚達然語直  
節則延年諸君讓之矣弟自擊其既倘斃杖下  
弟固願從之游九原乃天幸得不死之子既成  
夜即弟又何顏立朝次鶴鷺哉且觀此風聲

氣象深有可憂竟成心病杜門百餘日始得乙  
骸骨歸非有所託也謂心慕雲壑遠舉為名高  
與為不佞名位咄嗟者固遠于名實至謂廟  
堂不可聊而之山林則吾豈敢足下知我奈何  
亦復云然乎弟生平謬思立德立功垂之不朽  
文章尚非所志富貴不足言矣今茲病卧種又  
見二毛形日衰憊精神亦漸不耐馳驅鬱上郊  
居真有不樂欲向足下聆霏譚起我沉痾且將  
豪飲招家周公之屬一暢愁懷顧病益劇不

能作遠游從容圖之弟嘗喜鴟夷子房長源之  
為人勲名既就即脫屣去矐此時勢勲名非所  
期矣陵陽白龍琴高頴鯉時時招我勾漏令果  
丹砂哉幸遺數丸使脫苦海佳刻讀之令人灑  
然即青蓮當無多讓近作二章錄呈見志弟素  
不文且足下稱大雅海內無兩何敢布鼓雷門  
獨念足下奇績不可無一言紀其事勉強應命  
乃屢損幣金則愧心甚矣家母及妻兒輩俱仗  
庇粗安聞老伯母尊妣尚福足下又引有嘉譽  
可喜第不聞生兒消息每為足下關心耳使去  
草率叙衷劍合無時不盡軫結

荅李季宣孝廉

燕市相逢知足下非凡客矣廣陵辱詩教至真  
州又承顧惠殷殷情深誼篤意氣寧與塵世交  
同語哉歸來便附致謝未得專候中甚媿之迺  
蒙垂念飛示佳章漢篆齊紈並徵厚愛氣浮寶  
劍光燁明珠第恐郊居荒陋難以貯此奇珍耳  
初約秋中偕游黃白以暑中百務未完尚費訓

應且友人謂弟以病歸即小愈亦未堪遠出僕  
意業置浮榮不為所縛安得樊籠俛首隘我天  
游擬九月終稍稍了俗務已即覓浮丘之窟登  
天都偕足下招宣平狂歌長嘯作佳會耳倘以  
八月至恐未得追隨杖履也俚言次答書扇引  
情不盡

與張周田兵憲

明公處則鳳舉出則鷹揚大丈夫當如此矣昔  
蘄陽官署得承芝宇誠服明公為天下異才迺

今醞藉益深經綸益熟九關措置嘗竊聞之至  
詞賦直接漢唐固緒餘也不佞二十年流落昨  
從數千里躡簷簷走京師上書不敢望第擬  
浪游甘肅榆林固原諸塞且將謁明公放言天  
下事得遇知己稍效其愚又或侍明公片言指  
迷附聲攻玉僅慰生平已矣迺幸荷 聖明留  
直金馬遂不獲樞衣門下延結為勞頃者借重  
明公節鉞坐鎮江南不佞故無能面承德誨然  
福星晉臨溪山無恙父老子弟得安享太平即

聞問篇章便翔易達亦不佞嚮所云足慰生平者亡何病甚乞骸骨歸計歸且從門下交驩沾沾自喜四月湖上園人傳明公駐秦關遲交代不佞日呻吟藥裹未能遣一价迓雙旌上檄積悃今聞從者業已渡江開府行事又未能即趨候台臺申賀罪歎何可言不佞曩奉大君子教不敢自棄嘗懷臧孫言頌圖所謂不朽者于太上以及其次迺今幸遇主復病免不任馳驅二親不待風木增悲咄咄郊居顯揚無計不知大

君子復何以教我玄暉太白久待仙才何日駕臨當勅敬亭山靈走孤雲衆鳥迎明公于九華之東也馳力代申儀狀別具據案潦畧伏惟財

答王臣

復許鰲南孝廉

歸卧郊居便多懶癖竟未起居門下反辱詒書誦之能愈疾矣一峰公之植綱常念庵公之脩性命均昭代不媿科名者僕何人斯敢希先哲况經綸參贊尤未易言者哉昨幸遇

主矢心圖報二先生吾師之意更從此立根  
不徒自了顧蕭榮難久蒲質易凋多病趣歸  
其心泉石君恩親志兩負生平方切慙悚  
丈乃獎許太過益用汗顏矣使旋附謝不次  
伏冀鑒原

答孫子成茂才

敬亭把臂未盡欲譚私心固耿耿也辱諭請告  
與立朝不同未宜正言激怒事機交誼兩識深  
衷顧弟謂士君子以身許國即當公爾忘私緘  
口保真非人臣無以有己之義江湖廊廟均切  
憂懷非以歸田遽忘國計江陵公之才識遭  
逢目所僅見人獨未有明目張膽者耳開誠論  
說庶幾有濟于時濟時則道行矣即身不見用  
何損况江陵公特此一事之失若能悔過可策  
來勲猶未可以元祐之事疑之者第一介書生  
荷聖明知遇即剖心碎首難以酬恩倘藉正  
言可回治運吾願慰矣它何恤哉度世料人竊  
嘗留意如無濟于時而徒召甌于已弟亦未敢



不為天下愛此生也感足下雅情謹此附謝尊翁老伯潛德流光人人頌報雖懷高尚勿慕浮榮而藉茲表俗實邑侯盛舉令孀孀節聞亦舉行弟當為言之督學且臨郡然乎時屆新秋同王師及諸知己過郊園心話一二日亦大可喜事南薰解愠荷芰生香滿目溪山足供笑語閉門誦讀或滯生機盤礴常羊反能發逸興助雄文也何如何如

復孫弘字茂才

督學使者發新安時得一把臂論心嗣是弟卧郊園足下亦歸僊里竟月餘不通聞問耿耿何如應訓旁午寔為困頓足下惓惓手諭感切肺衷第弟雅好客即病諸過從者誼不能辭且先大夫之門生故吏間來自千里何忍絕之弟寧無長慮殊難棄避耳有田十頃不必益業儉以養廉可以足用有子二人不必加媵靜以養德可以延年顧復為逐逐富貴從欲計哉泉石之好業已成癖敬謝從者容才之度慷慨之節譽

我過情而知人之明從容之慮第真愧之不敢  
不勉山中靜養業諒日新仁心實行天意所鍾  
則百斯男據理可卜居易俟之郊園春色種種  
撩人蒙許回車懸榻以待

答俞震澤

不佞即儒生然喜扼腕談天下士聞公名謂當  
世所稱英雄等耳病乞青山艤舟淮水辱公傳  
呼顧我倚檣一視意氣如故交疊疊雄譚足投  
肝膽才名不虛大矣不佞幸託交左右深慰生  
平恨挂帆草草未得盡領經濟弘猷不勝馳  
戀歸卧郊居杜門掃軌媿未顓人守候乃蒙  
惠詒遠及翰諭朏朏情浮言外媿交誼矣勞使  
走千里而遠且適不佞百冗蠲集遂藉旬餘意  
稍暇盡言請政而逐逐應酬竟無息肩期也乃  
潦畧復命容更覓便布區區耳薄物另陳諸惟  
心照

與丁右武司法

弟與丈遇於燕時吾兩人並落魄意固相得甚

驩也乃竟同榜為兄弟幾天合矣筮讀書中秘  
又苦應訛不得昕夕聆高論及文受官出春明  
門則又悔恨未嘗棄它事請益身心然臨岐數  
語旨哉固資之吾生不窮者敢不日三復祗若  
深思以求弗愧惟是愁心病骨不解依違疏乞  
青山自甘窳皆特君恩未報無計顯揚言之  
慙汗耳文維時以道總吏于儒實用實功仁流  
海上視區區焉者其登巖下瞰哉敝鄉湯丞使  
便附此起居千里相望片言金石

與周海門主事

龍江片晌晤言即歲餘尚宛然望光霽聆金玉  
音也兩寄八行以隔江未達乃辱遠使下問郊  
居惠之腆貺感藉何勝弟不佞踈直無它腸又  
不善逢諛察言色為語嘿人多以狂奴薄視之  
獨二三兄弟原心畧迹私厚不佞而文更以真  
味相投契愛獨至此其感真切肺衷矣文金山  
玉海芝彩鸞章介石比操澄江同潤兼之樂善  
好脩進何可量猶然虛已下及芻蕘不佞第誠

心服烏豈能有所裨于左右惟願文以天下萬  
世為志毋屑屑于一時耳弟偃卧山中杜門謝  
客絕不聞人間事所諭真骨肉之教謹用銘心  
開之體何似丈得留連旬日弟顧渴思不得一  
晤也燕磯之約未卜何期尤為耿耿俾旋附謝  
諸惟財答不周

復曾健齋明府

日耳丈政聲沾沾喜甚頃便候尺一殊媿潦草  
乃辱厚酬情敦辭盛感悚何如弟病懶日深甘  
心丘壑經綸事業仗諸公為之名為造物所忌  
即寔稱亦浮漚眎之况聲聞過情耶執影附聲  
多失情寔在人士浮慕者若相傳以為名高耳  
煩劇不足以累弘才但恐一起厭心益為煩囹  
隨時執機以運之事將次第舉矣此固文素裕  
者弟言無能加益也使旋附謝諸不盡言

與張麗江

不佞弟別文十年所矣幸博一第意得附致青  
雲未幾疏乞骸骨無由執鞭遙望匡廬殷殷神

往文為遷客諒詞賦日益工亡論一篋謗書年  
來漸白而名山吏隱主恩故已深哉且得王  
麟洲先生輩上下交成相得驩甚文章政事日  
益有聲知文宦情當不自苦獨弟病渴文園何  
時得侍文游登瀑布峰索仙人沆瀣瓢清我病  
骨也獄吏候生便附起居據案不盡縷衷伏幾  
高明財幸

與蘇懷愚明府

吾同榜兄弟固多賢哉乃若老成練達稱濟世  
才則皆三舍讓門下矣不佞弟身兄事之心  
事之每思步趨令德而未能也燕臺半載即冗  
冗未能日聆教言然一望光風輒令人心醉春  
明分手目極長雲未幾病乞青山郊居擬賦杜  
門謝客一歲于茲水隔雙魚未申問候乃辱翰  
儀先施倍增感悚廬陵劇邑小試牛刀諒游刃  
有餘地者實心實政仁言仁聲文並得之不佞  
弟何能贊一辭無已則惟宜土俗合人情乎弟  
非敢謂丈有闕失亦非敢以務外之言進蓋以

今之守令多刻核為名高不暇同民好惡昔子  
張問達孔子不獨告之質直好義而又益以察  
言觀色慮以下人師務外人也而孔子惓惓於  
言於色於人豈更求之外哉此可知人已內外  
之當一視矣昨獄掾侯生人行擬脩啟附布腹  
心而楊使持尊札適至遂草草報謝據床揮汗  
不盡縷私遙望匡廬可勝瞻邈

答殷無美孝廉

僕歸益志在五湖乃歲餘不出游則病肺未痊  
耳今春強起將訪足下謁王元美先生復以浮  
言杜門姑寢遠出之念洞庭山靈得無笑我然  
孤雲衆鳥不厭相看敬亭固足以自樂也僕生  
四十一年矣一當世用敢誣已無是心哉顧英  
才濟濟一病休文何足與譚經濟即懷經濟空  
言無益于時先時而譚人以為迂後時而抹機  
會已左哀謝止及矣大都當世士安于積薪而  
憚于徙薪以趨承見所長者謂之德器以謙嘿  
藏所短者謂之知幾彌縫苟且其殆安所稅駕

邪僕自惟此後復能得四十一歲乎功名終朽  
富貴何為歸來歛精蓄神絕意外好即詩文僅  
僅應酬不以近名為念心知過訪始一具飲食  
然亦勿染愛離若浮慕來者一切謝之知雄守  
雌玄同可學向所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不足  
滿一笑也千里命駕深荷高情病阻鳩茲豈彼  
蒼有意令吾二三兄弟不偕笑語王問伯顧茂  
險張仲立諸丈故僕願締交者計今赴試陪都  
不知何時能一握手耳尊恙已幸即過我郊居  
郊居頗閒寂堪譚心事也使者告旋立候作書  
據案炒炒佳章未卒業不敢虛作諛言然誦二  
三章便令心快至寄僕七言尤工媿不敢當耳  
尊賜拜領王元美先生不敢率爾具啓容別候  
屠長卿汪子建書並乞轉致不一

與李壻村

小力旋辱翰賜何生至復荷惠存翁之垂愛厚  
矣顧鄙人奚以酬明德哉竊聞之友重三益道  
貴知幾今之為軟美可喜者門下當不少亦有

直諒多聞先時而計者乎古之人處盈盛而戒  
防淫也翁當世人豪固未必縱心富貴倘云人  
生行樂得無忘兢業之思乎願門下深惟天地  
專一翕聚之機默持消息盈虛之柄歛精定志  
減聲樂罷佚游以培福壽以訓子孫令百世而  
下稱李次公為賢喆較疲神雜好以快一時所  
得不既多乎不佞誼忝通家且承垂愛惓惓無  
已故敢以忠言進幸勿罪為迂譚老相公華誕  
不佞不能躬祝謹以俚言薄幣見意乞命使引  
致之別具一芹納諸左右凍雲宿樹相望依然  
幸惠德音以蘇積鬱

復耿楚侗翁

三復手札及誦與張陽和公書知老師志在天下  
萬世彼潔身全名未融形迹者真淺夫也愧矣  
愧矣至誦寄貴鄉同志柬為近翁老師洒淚又  
諗為生死志仙佛無益也老師教不肖何至哉  
相君八年執政天下賴之不救言者大失人望  
意見取同而順適已意者日見親用少規諫未



免猜疑而承望風旨者又日益深刻也此可憂  
耳陸廷尉李司空相繼謝病張鄧二太史恐亦  
難為力也令第三臺先生不得請便宜隨寓而  
安老師在外猶可自行其志不必起他念且相  
君重世所歸賢者是猶扶植善類之一機也拂  
其意益堅其猜忌之心矣惟老師識之二魯丈  
有帷幄之感頃得書情甚苦顧自苦無如命何  
一毫怨尤即為古豪傑所笑矣想老師亦嘗詒  
書解之也後子感老師問及力不能作楚游奈

何

復劉小魯廷尉

不佞即僻處敬亭然聞楚名賢有小魯公久矣  
孫子剛過宛上則又道明公動定甚詳百行從  
心一真動物如璫芝生滿廬次則孝思篤至固  
上格玄穹下通厚地明公真天下師表哉不佞  
枕庸庸無足比數然景行賢哲實出肺衷願步  
步趨趨永言私淑門下讀禮數年海內罔不引  
領望明公登廊廟展經綸弘功業非私也方今

時明 主聖政大有為之會文筆扎武干戈直  
諒精勤濟濟多士至靜探元化動握神機道運  
謀猷功深調燮則非明公不可伏惟明公自愛  
天下幸甚青山病骨寂寞自甘左辱教言敬謝  
從者據案草率布衷伏乞高明財啓

答屠長卿

擬春莫赴開之西湖之約當共開之候高齋數  
日嘯歌舒我蘊結奈彼蒼妬勝會令長女殤方  
謀歸塋慘痛終日且冗劇不能遂初心矣不佞  
弟戊寅夏首歸卧敬亭藥裹困百二十日始見  
賓客游士多浮慕而來贖之厚則力有未能薄  
則唇稽而腹誹反滋多口別時又多索薦書不  
與則色怒而去且以已意飾浮言致傷大體以  
故弟每辭病不見惟故友及知己先之者留郊  
居一款語耳孤雲閒往閒來差自適志顧宗族  
親友視不佞弟若萬石家每每以義責望弟弟  
雅好急人嘗勉應之又不欲苟取傷廉故多窘  
薄田十頃成巨浸居十之八稍稍謝不給則謂

第變故常矣兩年來布衣蔬食人漸信之不復  
過責而夙逋輸子錢歲三百金不敢失約所入  
之租不及半而用復倍此亦未免累心不佞第  
烏稱豪矣經春風雨寂莫柴荆骨肉慘傷情況  
殊惡足下乃謂弟不  
遐遙或未悉弟行藏和  
足下為令勞萬民良  
然滿縣花繁士民同樂  
上奉太夫人稱觴為壽而嫂氏且如鼓瑟琴天  
倫至樂不易三公且諸詞客迭奏揚春和謠飛  
羽視弟蓋逕庭矣開之留齋頭當有新裁獨恨  
弟不能共事足下能無意乎孟孺欽之並稱佳  
士孟孺樂府擅場而人疑落魄欽之涉世高論  
而詞賦少讓徐君弟竊意其為人若此高明謂  
何辱二君意氣翩翩詒書蓬翟感篆實深報二  
君有尺牘有詩二君當示足下不瓌瓌呈瀆管  
夫人畫蘭大是佳品置之小室日玩之佩尊惠  
矣徧索篋中無可奉報容另圖致區區耳

答彭欽之茂才

不佞移疾歸敬亭卧兩改歲矣而不能一出游

交賢豪士乃勞足下先施不佞主臣不佞何敢  
稱才顧生平意氣頗見喜于諸豪俠乃今病且  
憊幽憂寂莫意氣索然宜為賢豪所笑而足下  
顧獨投交且擬之韓荊州願識之至封萬戶侯  
不易也不佞主臣不佞何敢當此夫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不佞嘗志欲有所立矣而  
四十餘年生同草木特受知 聖主未報涓埃  
是負 天子西北虜酋東南漕賦 祖宗微意  
營衛隱憂惟此時當變更之會酌量機宜未易

以圖過時則敝而不能乘勢建久安之策坐失  
事機是負平生天祿石渠優游閒雅可以避世  
可脩大業策不刊而不佞湯賦郊居隱淪泉石  
是負科名歸來辱諸賢豪詒書期以經世之勲  
而不佞懶癖日深無能為役又或期以脩辭之  
業而亦以懶廢即答書答寄懷諸什亦僅草草  
不欲苦思不能與諸社長左提右挈登壇樹幟  
圖身後名是負良友即今鶯花在眼山水可親  
而不佞日閉柴荆坐縈孤悶天殒未解益以骨

肉慘傷片語無成一身如寄是負春光嗟嗟沈  
生愧初志矣足下何取于不佞哉惟是廷韓過  
許長卿暱交足下復信耳遂令明珠投暗然不  
佞方困長夜望見明珠驚喜不任何敢按劍也  
讀足下近體二章或未盡所長讀木几冗譚意  
弘遠精深當常置案頭自勗彼蔡邕之寶論衡  
視足下所著何如哉曹使至適羈山中為亡女  
卜葬趣歸率爾附報不盡言

答徐孟孺茂才

嚮者得長卿明府牋謂足下欲顧不佞不佞  
座上客得孺子謹下榻俟之任之至乃知足下  
以母夫人尊恙中一稔既感足下存念又恨足下  
不一訪敬亭令孤雲云宋莫已又念足下以母夫  
人疾從醫師問湯藥情苦甚孝思可則也即未  
握手足下然足下古一可稱吾友矣羊來抱幽憂  
之疾未能一揚眉山水間與諸賢豪相倡和習  
懶且成性而筆札一尅疎未嘗申尺素于左右足  
下不鄙遺不佞又不罪簡亢而誼重先施詞盛

幣腆媿心欲死不佞生來落魄恥近名僻處雙  
溪寡良朋之益無片長可受知于世甫通藉可  
避世金馬門自全其愚而偶以狗馬病請歸歸  
則日卧郊園兀然甕牖進之無以報君親之  
恩而退之無能脩青山之業自分執落落等耳足  
下奚取于不佞哉惟是殷無美莫廷韓長卿明  
府過為游揚得辱交足下甚幸且懼倘無能樹  
立不將詒足下羞為諸君知人之累乎頃擬魚  
服麴開之武林之約或偕詣清溪從足下一嘯  
詞破我狐悶不幸天刑之人會長女殤慘痛中  
無心及此風雨經旬柴荆獨掩遙瞻雲樹悵矣  
神飛足下博雅而長于詞昔曾讀所為古樂府  
即深義多未解而渾雄工麗有目者共識之五  
七言絕句寄到即挑燈卒業并玩扇頭二章並  
臻佳境至族譜之作益稔孝思徐相公云觀其  
守可以知義觀其重祀可以知仁觀其行于家  
可以知其施于國知言哉湯次一章奉報即書  
素紈方入山中卜葬亡女而曹使來乃趣歸草

尺牘 卷之九  
草附谷不佞亦雅稱有情癡手足下書所述生平種種同調情益馳結足下矣足下倘然命駕登敬亭呼玄暉太白一醉憑虛閣庶兩癡不負交情耳日望之

荅莫廷韓茂才

一別七年無由再晤即尺素亦竟浮沉人生聚首足稱難矣然不意仲淹音問一踈至此也足下為江左竒英四十不第不佞百不及一乃竊科名真可媿心顧足下可垂之百世者自在也不佞弟甫通籍遽以病歸其中大多委折非面譚不悉世受國恩消埃未效生平自許滂無建明而幽憂之疾竟成棄人良可怵悒郊園寂寞終歲呻吟初還尚有交游徂春遂多謝絕孤雲自狎世務不關懶已性成何能再出伏承明諭足仞心知擬二月游黃白即從武林約開之烟霞石室間魚服訪長卿于青溪與諸賢豪望海上蓬山謁王先生以還彼蒼見妬風雨經春忽三月長女以危疾問醫竟不起慘痛欲死遂

負初心誦足下所詒書知亦喪佳兒為情良苦  
尊翁先生抱疴當以孫故足下能不失湖上被  
禊之期乎當掃室俟之聞開之近于二氏著力  
果然乎否弟亦雅服此兄高明而慮其終趨小  
徑欲一訪之方以亡女卜葬縈心不暇及此耳  
曹使告旋草草附報不盡相思

寄張伯起孝廉

足下竟不赴春官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得此  
占矣顧不知雄心果能自戢否不佞弟病歸歸  
益病家姊小女又皆病病者數人且經歲情況  
甚惡弟今仗庇能強起登山而家人呻吟之聲  
尤未絕耳即欲約足下游五湖終以此羈縻  
未能自脫也徂歲歲凶鄉多盜入城又多俗冗  
常郊居問一入城未有不疲神而反宗族姻戚  
多厚望于弟而弟力又不足以應諸求者欲苟  
取一芥死不能也無以謝人人且不信援義責  
我謂我若變常度然以故常避人郊居免責乃  
生平好游而今兀坐一室戀戀見女子弟也媿



英雄矣足下仰奉母氏承歡而鳳雛又日翩翩  
異凡子知足下樂甚何從一對酌聞高論開我  
塵襟也臨書神往

寄張幼于

不佞歸郊居且兩年病懶杜門久踈廢人間事  
未嘗一遣候足下兄弟徂秋勞足下使問歸迫  
僅據案草報章發行意不旬日當走信謝足下  
不謂馮夷肆虐塵環郊居皆巨浸墻傾屋摧從者  
舉疲于遷徙而家姊小女並構危疴百憂集焉

乃一遲至此罪當請荆矣讀足下所為五言詩  
及太學賦可應漢弘詞科屢試不第豈工鼓瑟  
而不投好竿者耶不佞竊謂明制以文論表  
策取士士即當以此為羔雉不脩本業一意衡  
古即英雄無以自進古所云天下士豈獨高詞  
賦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言固難與  
功德爭上也立德無事制矣至功非遵制莫能  
有所建立士奈何末視時製邪且不佞覩今之  
詞賦家輒自處作者薄待當世即李于麟王元

美汪伯玉輩猶曰姑舍是吾不知其所負真有  
 過于諸名公不而揚揚訑訑志趣可知矣藉令  
 所負過諸名公而以文藝驕人較彼以富貴驕  
 人者吾不敢謂其有差等也彼富貴驕人人皆  
 賤之此獨足貴乎頃者譚學滿天下言高而行  
 卑風稍變矣而藝滿天下亦言高而行卑恃  
 足下二三兄弟自持世道耳不佞病稍間然  
 尚未能移棹太湖約足下登洞庭望東海蓋有  
 待也先此申候不盡不盡

寄管登之觀察

都門從足下集元亨開之二三兄弟聞所未聞  
 誼且篤甚未幾弟移疾歸足下外補元亨奉使  
 而開之亦請告矣雲萍聚散寧有常哉恃此心  
 怕不二耳足下大疏不至得罪幸矣遷嶺南後  
 夏上疏得無犯多言數窮之戒乎初謂足下即  
 挂冠或不獲遂今聞翩然歸矣五湖烟水春色  
 秋光無所不適顧不知足下雄心能自冷否弟  
 歸來終歲杜門應酬都廢常郊居間一入城入

城輒多病去年數百畝皆成巨浸八口無資而  
宗族親友又多挾義厚望于弟無以謝人常鬱  
鬱不樂家姊小女且並構危疾牽係不得出遊  
遙望洞庭栩栩神往矣足下居家何為能訪弟  
敬亭乎當為足下呼玄暉太白浮大白共衆鳥  
孤雲一醉爾元享有帷幄之感情苦甚聞欲乞  
歸開之居武林不歸就李情亦苦難語人也弟  
將訪之烟霞石屋間趣其仍家就李慰乃公心  
以莫春相期儻足下比過湖上得一聚首論心  
亦大快也老伯母萬福令子輩亡恙併訊縷縷  
不盡容面陳

復張岱輿太史

都門共事承明情同骨肉高軒適楚弟政在告  
會左班荆尋舟子東歸則吳楚各天鱗鴻未便  
缺然聞問詹遡可知以弟筮受師恩報宜國士  
而雙旌已北想結瀛洲乃下部沈疴既微且虺  
已無出山之念詒書衆至敬謝注存儻不即填  
溝壑猶得歌咏太平仰瞻弘業耳伏枕草勒布

衷是在高明財幸



